

我看中国画

编者按:5月27日赵奇老师谈了绘画与写生的关系,以及AI给创作带来的影响,本期我们邀请中国美协顾问、中国美协原主席林墉老师谈他的笔墨观。林墉为岭南画学的代表人物,他以内心真情将中国传统笔墨与现代写实造型色彩高度结合,营造出全新的“南方美感”。

画画者谈笔墨

■林墉

笔墨本是实践的事,甚至谈笔墨,也只是谈而已。

长久以来的说笔墨,说多了,说到如今,笔墨两字,实在已变成“中国画”的代名词。说有笔墨了,是长进。说无笔墨了,是未入门。说笔墨不好,是遗憾。说笔墨真好,是钦佩!笔墨二字,何其举足轻重!

大凡我们总爱把借鉴当今的,说是抄袭,而把借鉴远昔的说是继承,这样可真真合了画画者的爱古癖,毕竟继承二字多含孝顺有为的意味,是十分合常情己意的。因而有才气的画者,有不少为获得继承权,艰难操练运作,争的是,成为继承的大手笔。这路数,实在是宽畅!多少画画者走了过来,且还在走,仍在走。

笔墨可否自创模式?当然可以,且是应该!但,关键在于这种自创有没有优势,是否有覆盖力。大凡大师笔墨,因其优势而学者众众,是即覆盖也!

大处讲笔墨,是讲境界,讲品格。

小处讲笔墨,是讲技巧,讲法度。

泛泛讲笔墨,是讲变化,讲特式。

笔墨之难,难在度的控制。

笔墨之妙,妙在情的蕴发。

笔墨忌妄,无形的谨严,则妄!

笔墨忌板,无意的挥发,则板!

笔墨可玩。但要真率。

笔墨是载体,驾驭了可腾飞,出神入化。

笔墨之难,难在客体描绘时,要有主观表达。难在主观表达时,要有客体描绘,所谓难度,即是难在于度。度者,笔墨总掇,运筹之间,险矣险矣!

听歌有无词的吟唱,仍然感人,此种感人,近乎笔墨之境界。

笔墨求新,情有可谅。盖喜新心态,比比皆是,但须知新乃旧之始,世间多少新新者,难免都成旧垃圾;唯新而且精者真者高者,始得不朽。故新,须在精致、真诚、高尚中做足工夫!

笔墨之中,讲究一笔之美,老于此道者多有此境界。白纸对青天,一笔下去,未有所臻,即已韵味无穷,尤如一撞古钟,一抚古琴,驻人心绪。此乃涵养之至,品性使然。

笔墨不具备唯一性。古来画梅多少家,家家品味不相同,难定天下第一!故笔墨又具备不可比性,笔墨大成者,各有高标,未可取代,何苦第一!泰山之雄,华山之险,黄山之奇,庐山之秀,哪堪言第一!

有人立言有,今情无须古典支撑,雄壮之气吓杀四方,问题在于,古而成典者,其笔墨总有覆盖力,今情虽今了,未必也有这覆盖力,故风物长宜放眼量,千万不必以今情傲古典,先前是也今情过的!

把笔当刷用,是近一二十年画坛杰雄常要花枪。此等笔当刷用,确有雄勃之风,顿生伟岸感觉,也免去锋颖驾驭之烦,洋人也说,这可是我看懂了的中国画!殊不知,这中国毛笔,也未必是笔了!

旬日不沾笔墨,往往出手生涩,一经挥洒三五日,方有进入角色之自我感觉,此时偶有心想事成,笔墨进退有度之境界,常人谓之灵感。灵感来自日夕积累的溢涌。

有空读点书,无空更要读书。画内之书该读,画外之书更该读。热门之书快读,冷僻之书慢读。笔墨应有书卷气,实在是高低的门坎,读书应做笔记,记读书时之所想,不必抄书,抄书是学者衣钵,画家不必去抢饭碗。

笔墨有随意性,即这般可以那般也可以,可以这般也可以那般,品位十分明确,笔墨却随缘游移,此种佳境,犹如姜太公钓鱼,但谨记不可在人前,时时扮演姜太公,久而久之,是会连鱼亦不来的。



林墉 作品三十
138x70cm 纸本设色
2005年

有好友三五,十天八天一聚,所说未必尽同,所想更非一致,无结帮之张狂,有探讨之真诚,言之不必结论,说之未必经典,你知我想作么生,我知你在干什么,有点文彩,未敢做文人,多点随缘,敢识天下客,画是画了,总觉今是而昨非,归去来兮,方知原是寻常人,笔山砚田浇汗水,落花尽埋古大地!

笔墨能经时日洗刷,风霜雪雨而经久不凋者,在于别致者,世无二也,短视急利无骨软爬,本心未敢对日月者,未可与言别致。

以偏概全,笔墨之道,偏者,手法也,择一而精到,十分之力,用于专一,强烈精猛,沉重唯一,唯偏一之中,又能概括全十,概略括于其中,以概全而约定,以偏锋而细刻,是笔墨活矣!

大度有力,笔墨之审美定位。事可大小,情可深浅,唯笔墨皆应从大度有力处出之,大度者,砍去枝蔓,舍去分披,承大承重,大力运斤,该舍之,则泥沙俱下,该斩之,则支离尽去,宁可雷霆一瞬,未可烛照一宿!

笔下墨随,笔笔相生,一笔已出,律动即定,一笔不同,律动不同,笔墨千变万化而能统归于一,所谓协和舒畅,实则在于律动,律动是笔墨诸因素自身及彼此之间的互为呼应联系,是多彩的贯链。律动没有固定模式。律动如蛇行鸟飞,波动有致。律动如歌,连绵流淌。

笔墨是直觉的,不是思虑筹划的计算,是感性的颖悟,一挥而就或者盈月经年,也仍须保持这种直觉,直觉几乎是独创性的胎结,没有直觉,就没有崭新的敏锐,就失去张力。

所谓临池变法,是指偶然性突发状态的良好发挥,此种状态,实在是积累的优势,是必然产生的偶然,而在偶然的改弦中,没有敏才急智,没有大将风度,即大慧大勇,难于成器!

笔墨与心思互为关照,是内心的形迹体现,心中内蕴的,时露笔下,心中追慕的,也时露笔端。多数情况下,逆向互补的特色愈为常见,如壮汉粗拳者,笔墨纤细;细弱矮短者,笔墨刚强;能说会道着,笔墨崆峒;剑拔弩张者,笔墨苍白……盖人之内外表里,本即有逆向互补特色。

笔墨须去习气,绝行货。凡下笔,无感情注入,唯技巧表演,只习惯性重复,且无病呻吟,令艺术扫地者,习气使然,宜勿近之。

笔墨须有凝想,务求笔墨未行,情趣盎然已起,此刻,闹中能静,散中能聚,倘无凝想之激荡,则未可动笔墨!欲想极致,始于凝想,凝想尤如太极起式,欲动先静,静极而动,真情至矣。

笔墨当有难度深度高度,始能立身传世。一蹴而成,一目了然,一看就会的,人当侧目而过,过之即忘。难度者,难人所不能;深度者,思人之未思;高度者,做人之未拓。

为笔墨者,切戒领袖欲。笔墨不为领导别人,只是自家苦旅行杖。愈有风采,愈加孤直。

说形说神说形神,形神本就一回事!神而无形,如何下笔,形而无神,哪堪下笔,有形方可下笔,笔笔总在传神,形定神出,神现形定,笔墨莫不自形始,哪有神现而无形!神者,灵动之形罢了;画者,形而已!

笔墨宁可出世,未必愤世。盖未入世,何来愤世?一经入世,愤从衷来,心火如焚,哪堪笔墨。其中有悟者则出世。须知人生多伤口,何必愤愤再洒盐!淡淡橄榄苦瓜味,胜似辣椒熬黄连。

笔墨一道,时时怀旧,旧人旧物旧风情,件件唤起旧情意,唯不可取者。不必复旧,怀旧是情,情亦可贵,今人怀古,须另有新意。复旧者,再煎一剂老中药,何苦!

笔墨者,思绵密,视入微,雅处着眼,大处着手,深处存真,虚处统摄。

笔墨着重大度大器,胸襟开阔,重槌大钟,高山雄鹰,长河落日,大漠横空,豪壮深阔,是为仰止!

笔墨者,方直为骨。画中多方直,则为扫萎弱。圆转不如方转,提顿之处即是方转,直者,积点成线,勿滑勿率。

匠工手作,瓷彩木雕,石刻纸扎,铸铜塑泥,时有令人叹绝笔墨出,俗人常有神仙手,不可小觑!能得淘沙滤金,精挑细选,当有意外收获,倘能食之成肉,则别有一格,与出入庙堂,行走文堆,俯仰权贵之流,迥异不同!

书法于画,以笔墨论之,当取其法度,舌其风貌为上乘,流行诸体,人家衣履,未可轻率穿戴,免得污人眼目。至于永字八法,可作笔墨绳尺,其中提按导送顿挫俯仰承揖避攘拥抱蝉联,尤须观照凝注,乃笔墨神采依托所在。

为人贵有平常心,从艺笃信随缘去,笔墨当亦如是,刻意如是,知是是非,尤如佛祖拈花微笑,不可说不可说,个中滋味,日月同心。